

# 作家故居： 文學的臨在 與不在

## A Writer's House and Scenes of Literature

| 探訪故居，追尋靈光

| Visiting  
Writer's Houses,  
Seeing the Aura

文：陳佳利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）

圖：維基百科



隨著國際旅遊興起，造訪世界各地的作家故居，逐漸成為數位化時代下的新風潮。王嵩山<sup>1</sup>指出文學博物館乃「頌揚人類讀寫能力的可能性，探索人的創造力之美學的、歷史的、文化的關聯性」。究竟作家故居作為文學博物館之一，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，又為何值得探索？

文學博物館有百百種，綜合目前國內外的文學博物館，初步可以分為以下幾種類型：(1) 作家故居紀念館、(2) 作家主題博物館、(3) 文學作品博物館、(4) 綜合文學博物館。

作家故居紀念館，即是保留作家故居，並以單一作家為主題，搭配其生前文物展示所形成的博物館，著名的案例有：英國的珍·奧斯丁故居、日本太宰治故居、美國馬克吐溫故居博物館、法國雨果故居紀念館等。其次，是以單一作家為主題所興建的作家主題博物館，之所以會建立作家主題博物館，通常是因為故居已經拆除或損毀，例如彰化的賴和紀念館；或地方政府為了彰顯對文學有重要貢獻之作家而打造的博物館，如丹麥安徒生博物館及臺南新化楊逵文學紀念館。

除了上述以作家為主題的館舍外，尚有較為罕見、以文學作品為主題的博物館，例如：日本宇治的源氏物語博物館，即為了再現日本古典文學名著《源氏物語》的愛情故事與場景而設立。最後，較晚發展的綜合文學博物館，除了透過典藏與展覽，有系統地整理地區或國家的文學發展外，也以榮耀地方或國家的文學成就、建構民眾的文化認同為目的，如捷克國家文學館及國立臺灣文學館。

### 作家故居中的文學風景：建築與環境

作家的故居究竟有何魅力，吸引世界各地的文學愛好者前往造訪與朝聖？作家主題博物館又展演了什麼樣的文學風景？

首先，走訪作家的故居除了可以親近、感受其成長背景，也可以從故居的建築樣式，瞭解作家的創作環境與精神。以林語堂位於陽明山的故居為例，該建築建於 1966 年，由林語堂親自設計，為其生前最後十年定居臺灣的住所。建築為中國四合院格局，屋頂以藍色的琉璃瓦搭配白色粉牆，巧妙混搭西式拱門與西班牙式螺旋廊柱，充分映照出林語堂在著作裡融合中西文化的創作精神。

另外，故居的周圍景觀，除了是作家日常的生活風景，其社會脈絡與環境往往也是創作靈感的重要來源。如生活在倫敦連排樓房的狄更斯，便因目睹了 19 世紀英國工業化後勞動階級的興起與貧富不均等課題，而引發他對人性的關懷，並成為其創作養分；著名的英國童話作家波特，其位於湖區的故居坐擁湖光山色，不但豐富了她的想像力與創造力，創作出家喻戶曉的彼得兔童話故事，也開啟她一生致力於保存湖區自然環境的志業。

1 位在陽明山的林語堂先生紀念館，由林語堂親自設計，也是他生前最後 10 年的居所。(Linyutanghouse, CC BY-SA 4.0 <<https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4.0/>>, via Wikimedia Commons)

2 林語堂先生紀念館閱覽室，現由東吳大學經營。(Linyutanghouse, CC BY-SA 4.0 <<https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4.0/>>, via Wikimedia Commons)



- 1 位在倫敦的狄更斯博物館曾是狄更斯在 1837 年 3 月 25 日至 1839 年 12 月的家。(Dickens Museum, CC BY-SA 4.0 <<https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4.0/>>, via Wikimedia Commons)
- 2 位在英國 Alton 小鎮 Chawton 的 Jane Austen 故居，是她生前最後 8 年所居住的房子，在這裡她寫出了《曼斯菲爾公園》、《愛瑪》及《勸服》三部小說，也在這裡重新修訂了一些早期的作品，參訪者可一窺她創作的環境，也可以感受她所描寫的英國鄉間。(Simon Burchell, CC BY-SA 4.0 <<https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4.0/>>, via Wikimedia Commons)

### 創作的源起：書房

參觀作家故居與主題博物館，是進入作家生活的物質環境，親近他們的創作風景與生命故事的最佳方式。在這些博物館中，經常可以看到作家的書房及書桌受到完整的保存。書房的展示，不僅象徵著偉大作品誕生的場所，觀眾也能夠想像作家苦思構想的情景，並從周圍的擺設及書籍，進一步了解作家的藝文嗜好，領略其人格風範。例如，賴和紀念館於展覽中重建了一間賴和書房，展示其閱讀的書籍與書桌，並將賴和所使用過的診療座椅置於其中，讓人得以想像賴和白天為人醫病，晚上奮筆疾書的模樣；而位於英國喬頓 (Chawton) 的珍·奧斯丁故居，則展示了作家生前所使用的小小寫作桌，呈現了 18 世紀女性作家的書寫空間。

漢考克<sup>2</sup> (Hancock) 指出物件扮演著表演的角色，引領我們進入作家的生命故事，例如作家所使用的筆、眼鏡及寫字板等，都可以反映當時的物質環境與創作樣貌。她以英國女作家吳爾芙 (Virginia Woolf) 的眼鏡為例，說明已經遺失鏡片且有些破損的鏡框，其斑駁的痕跡除了訴說物件主人自身演變的生命故事外；透過鏡框，我們可以感覺到戴著這副眼鏡、吳爾芙纖細知性的臉及皮膚，並進而想像她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透過眼鏡觀看這個世界、閱讀及創作。

### 展現創作過程及人際互動：手稿與書信

在作家故居及主題博物館所展覽的眾多文物中，尤以手稿最為重要，因為從手稿中不僅可以看到作品誕生前的原型，也能窺探作家的筆法與風格。此外，從手稿文字刪改的過程中，能抽絲剝繭大師們運思創作的過程，也頗具研究價值。

另外，作家的書信、日記與文件等，也有助於瞭解作家的人際互動、社會實踐及其親密關係。以楊逵文學紀念館為例，除了展示了當時他與文壇互動的書信，並以整面牆輸出其於《上海公報》發表的〈和平宣言〉，該宣言內容主張國民黨政府應該釋放二二八事件中被逮捕的民眾，並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國共問題，因而遭到軍法審判於綠島服刑 12 年；而鍾理和紀念館中展覽了鍾理和手術前寫給太太的遺書，內容真摯感人，足見其夫妻鶼鶼情深，是他創作的重要支柱。

### 追尋作家及其文學世界的靈光

班雅明 (Benjamin) 在《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》一書中提到，隨著科技發展及大量複製時代的來臨，藝術雖然因為複製品的普及而更為一般普羅大眾所親近，但藝術品所擁有的獨特存在與靈光，則日益消失。所謂的靈光指的是：「時空的奇異糾纏：遙遠之物的獨一顯現，雖遠，仍如近在眼前」<sup>3</sup>；而這些消逝的靈光，則在作家故居紀念館中閃爍。

這樣的獨一無二的靈光，尤其顯現在紀念館中所展示的作家照片，讓人得以凝視作家不同生命階段的氣質容貌，特別是早期的黑白人物照，因長期曝光所顯現的光暈，「深深包含著獨一性與時間性」<sup>3</sup>，使得觀眾一個不留神，驚覺作家的幽靈彷彿仍然穿梭在故居與書房中，繼續揮動著如椽之筆，寫下一個個生動的作品。

註：

1 王嵩山，2005，《體現文學的疆界。想像與知識的道路》。台北：稻鄉出版社，頁 108。

2 Hancock, Nuala. 2010. Virginia Woolf's Glasses: Material Encounters in the Literary/Artist House Museum. In Sandra H. Dudley (Ed) Museum Materiality: Objects, engagements, Interpretations, pp.114-127. London: Routledge

3 許綺玲譯，Benjamin, W. (班雅明) 著，1998，《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》。臺北：臺灣攝影工作室，頁 66。

※ 本文編輯自作者發表於 2011 年的博物館學季刊〈博物館中的文學風景——臺灣文學博物館的發展脈絡與展示內涵之研究〉一文。

---

陳佳利

---

英國萊斯特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博士，現任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。早期研究領域偏重社區博物館與居民之文化認同型塑關係、博物館與創傷記憶、文學博物館等，近來則更關注博物館的社會與人權教育角色，並關懷博物館與弱勢及身心障礙團體之互動、再現與近用。

---